

钱锺书传

营造巴比塔的智者

张文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钱锺书传

营造巴比塔的智者

张文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张文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387-7

I. ①钱… II. ①张… III. ①钱钟书(1910~1998)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0335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装帧设计 范昊如

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

张文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387-7/K · 2450

定价 38.00 元

自序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狴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锺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编委笔谈》）。我在写作手边的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锺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的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尚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及学术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初读时也茫无头绪，对此书逐渐有所了解是后来的事。当时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浩博的横向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锺书著作极其钟爱，凡钱锺书有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锺书著作推荐给友人，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杂览各

类书籍,涉及许多范围。而在现代文学范围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中,鲁迅是当时现代文学史公认的中流砥柱。尽管他有极长,也有极短,现有的一些固定观点似乎并非正确,但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文学史全然不知的两家中,就有钱锺书。钱锺书是比较幸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钱锺书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的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时的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锺书的情形,但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鲁迅、钱锺书以外,我还曾经钟爱过另一位作家(我不愿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但是其成就和精彩至今尚未被认识,文学史要进一步破除一些框框,是不是尚需时日呢?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锺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我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时,无意中听到外国电台采访钱锺书的谈话,钱锺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那是最初的直接印象,我知道《围城》最初从那里而来。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第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锺书著作的钟爱,在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当时《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锺书出乎意料地

迅速给了我回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感受并且回味。我曾经得到过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锺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锺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的之中和之外，远远还有着其他内容，执著文学，决非究竟。就这样，在大学毕业以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保存的一些资料也逐步散佚。我对钱锺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和钱锺书著作本身的客观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然而，时间没有停留。八十年代是钱锺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锺书，经常有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但由于钱锺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锺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锺书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些事情，也尝试写一些文稿，积累了一些资料和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这样虚度过去了。1988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

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锺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锺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完成以后,走出书斋,才感觉到书斋以外,社会上的形势已经衍变得如火如荼了。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出时间陆续修改书稿,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锺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请我写一部包含钱锺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到了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锺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后来逐步了解的学术文化和钱锺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的联系,但在志向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锺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当初的尖锐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由于钱锺书是所谓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性向上的歧异,这样的双向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到一种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一定

素质的,我希望将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锺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锺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点,写传记的条件确实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也许在将来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目 次

自 序	1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1910—1938)	1
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1
二、从清华到牛津(上)	14
三、从清华到牛津(下)	27
第二章 意园神楼(1939—1949)	44
一、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	44
二、《围城》意象	57
三、“咳唾随风生珠玉”——《谈艺录》	71
第三章 沧浪之水(1950—1965)	85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85
二、碧海掣鲸——《宋诗选注》	97
第四章 槎通碧汉(1966—1978)	107
一、“衣带渐宽终不悔”	107

二、天球琳琅(上)——《管锥编》四种文献结构	118
三、天球琳琅(下)——《管锥编》十部书简义	142
第五章 群峰之巅(1979—1989)	176
一、跃上成就的高峰	176
二、“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上)——《谈艺录》 补订本	184
三、“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下)——《七缀集》	191
结 语 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锺书	198
一、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锺书	198
二、若干可能存在的局限	204
附录一 钱锺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	212
一、写作分期	212
二、著作系统	216
附录二 钱锺书简易年表	222
后 记	233
又 记	235
再 记	237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 (1910—1938)

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上的地位，曾被誉为“文化昆仑”^①。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及其学术道路，也许用得上苏东坡的一句诗：“我家江水初发源”（《游金山寺》）。一切汪洋恣肆之态，均自家乡出。钱锺书出生于中国美丽的江南城市无锡，属于谚语所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区。苏州以北是无锡，杭州以南是绍兴。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文化巨人：钱锺书与鲁迅，一个生于无锡，一个生于绍兴，他们一生的性情似乎都和出生地关联。绍兴是所谓“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且介亭杂文末编》）。而无锡

① 舒展《文化昆仑——钱锺书》，《随笔》1986年第5期。

则为近代开化较早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感应着开通的风气。这和鲁迅的笔力深沉，钱锺书的流通不居，似乎也有一致之处。以人格风貌而论，鲁迅如“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愁然似非人”（《庄子·田子方》）^①，钱锺书如“叔度汪汪如千顷波”（《世说新语·德行》）^②。这里自然而然地显出仁者乐山和智者乐水的风神之异。

钱氏家族推源可至极古，是所谓“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的世系^③。在这“继继绳绳，卜年三千”的传承中，割据于五代的吴越王钱镠“中兴于唐宋之际”，是其间比较确实的起点，凡中国南方钱氏家族的谱系，大致都可推溯于此。钱镠以后相传十世左右，钱氏的一支搬迁至无锡梅里垵山，成为垵山钱氏的始祖^④。垵山钱氏历宋元明清，均在无锡繁衍。在清末民初，钱氏有一房在无锡中心一个叫作七尺场的地方，造屋定居，这就是当地有名的“钱家大院”^⑤。这座钱氏老宅造成后，曾经在大门旁立过一副石刻楹联：“文彩传希白，雄风动海潮。”下联指吴越王钱镠，传说钱镠在杭州时曾指挥大军发箭射潮，修筑海塘，所谓“钱塘江”即得名于此；上联的希白指宋代文学家钱易，《宋史·钱惟演传》谓易字希白，惟演从弟，他“才学赡敏”，“真宗时以第

① 这是徐梵澄对鲁迅的观感。见《星花旧影》，《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② 这是郑朝宗对钱锺书的观感（和《世说》原文略异），见《但开风气不为师》，《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3页。

③④ 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供。

⑤ 钱家大院旧址在无锡七尺场7号，即现在的新街巷36号。

二名及第”^①。以雄厚的武功为底,以至于文采风流,长传不衰,这就是屋主的门风规模,所谓“钱家历代无大显贵,但多读书有成者”^②。“钱家大院”和当年造屋时的刻石“钱绳武堂”,至今尚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本书的传主钱锺书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座大院也许还不是钱锺书的出生地^③,但它是钱锺书从小生活的环境所在,则无可怀疑。1991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笔者在友人的陪同下走访了钱家大院,钱家大院残旧不堪,已经非昔日的容颜了。大院的前造曾被用作缝纫组,后造已被用作一所幼儿园,宅中零零星星地堆放着一些老式木器。几十年前曾经聚集在这所新居里的钱氏儿孙早已散居各方,而这里仍然聚集着一批新的儿童,这似乎也保存着一个大变动时代的缩影。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还会重复先辈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新的天才吗?

钱氏世居无锡。钱锺书曾祖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曾祖带领全家避乱江北,事平后回至无锡。钱氏曾祖以下,按“福、基、锺、汝、昌”排辈。他共生五子,大房钱福炜,是前清举人,为苏州府长洲县学教谕,在无锡很有势力。二房、三房名不详,二房也中过举。四房钱福炯,号祖耆,他就是钱锺书的祖父。五房在当年避乱时留居江阴。钱福炯虽然只是有祖传租田三四

① 详见张大年《围城新论》(手稿)。《论》又曰:“钱希白才思敏捷,考场上被人误解而罢。这样的考场轶事,在钱锺书考庚款留学时几乎重演,可为一笑。”

② 钱基厚《孙庵私乘附年表》,1952年版。

③ 马光裕《钱锺书年表》称钱锺书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城关”。见《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选编,华中师范大学1990年11月版,第6页。

十亩的小地主，本人也只是一个秀才，但由于他的大哥是中过举的县学教谕，他的岳家石塘湾孙家，是无锡最有势力的大地主之一，所以在无锡他仍被当作小乡绅看待^①。钱福炯共生三子，大房钱基成（子兰），二房钱基博（子泉）和三房钱基厚（孙卿）是同胞双生，三兄弟共居于一个大家庭中。二房钱基博、三房钱基厚子女较多，大房钱基成无子，仅一女，按例由二房长子钱锺书过继为子。在大家庭中，钱锺书居长，在那里堂表兄弟共十人，兄弟之间颇为友爱。

这就是钱锺书出生时已然存在的家庭格局。这一家庭格局对钱锺书有相当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就是钱锺书受到他伯父和父母双重养护的状况。钱锺书知识结构的形成，和这一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钱锺书的伯父慈爱宽容，但是一生潦倒。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即便有，也没有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②。但伯父本人也是秀才，他对这个大家庭仍然是极其有益的。其一，由于钱锺书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便由伯父经管；其二，他在最初阶段培养了钱锺书。伯父是钱锺书最大的庇护伞，也是钱锺书的启蒙老师，钱锺书最早对知识的理解从他这儿来。请看杨绛的记载：

锺书四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锺书

① 钱锺汉《〈无锡光复志〉拾遗》，《无锡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8月版——此材料承李洪岩先生提示。

②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17页。

整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锺书都跟着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锺书六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入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锺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锺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锺韩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锺书的父亲和叔父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①

杨绛又记载:

锺书和锺韩跟伯父读书,只有下午上课。……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跟熟人聊天,锺书总跟着去。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又花了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家里不藏。锺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②

钱锺书就是在伯父这样慈爱的气氛中吸收着知识。这些

①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 1987 年 5 月版,第 120 页。

②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 1987 年 5 月版,第 121 页。

知识最初是识字,以后渐入古典文学和通俗小说两类。附学时钱锺书和堂弟锺韩所念《毛诗》和《尔雅》的不同,又多少显示了文、理的不同倾向,后来两人也果然走上了不同的治学道路。在钱锺书十岁以前,伯父的影响占了相当的地位。

钱锺书生长环境的基本格局,从他跟伯父一起生活来说,伯父的影响为直接,父母的影响为间接;从生理遗传来说,父母的影响为直接,伯父的影响为间接。这里似乎有着相互回环的关系。和他伯父一生的穷困潦倒不同,他父母与近代文化和文学有着相当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字子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史学者;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之妹。钱锺书伯父(养父)和父亲(生父)对钱锺书的教育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态度。由于两兄弟同住在钱家大院之内,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和互补,形成了钱锺书从小生长的特殊环境。在杨绛的记载里屡见不鲜:

妙的是他(按指钱锺书)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是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锺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钱锺书却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锺书抓去教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锺书哭。锺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①

^①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122页。

杨绛又记载：

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锺书，可是抓到了机会，就着实管教，因为锺书不但荒废了功课，还养成了不少坏习惯，如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等。^①

伯父慈爱宽容的气氛，钱锺书父亲不敢反对，不便干涉，又不得不伺机干涉，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状况，但使钱锺书受益匪浅。一个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往往需要充分的慈爱和充分的严厉，两者不能缺一。在一般家庭中，慈爱和严厉两种角色分别由父母担当，所谓“严父慈母”，而在钱锺书的生长环境中，它们分别由钱锺书的伯父和父亲担当了。伯父的慈爱和父亲的严厉，两房之间对钱锺书的爱护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配合，这对钱锺书的成长，从以后看来还是有益的。杨绛记载钱锺书母亲的形象是“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他父亲的形象是“一本正经”，这和钱锺书的性格颇不相类。钱锺书的“痴气盎然”实际上却和伯父更为相似。钱锺书如果没有从小过继给伯父，开始就由其父母管教，他的个性也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不会展开得像后来那样充分。钱锺书十一岁时（实足九岁），伯父去世，他改由父亲直接管教，却仍然和伯母生活在一起。钱锺书获得两房不同类型爱护的基本格局虽然产生了变化，但仍然维持到了二十岁前后。钱锺书二十一岁时（实足十九岁），他

^①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见《将饮茶》，三联书店 1987 年 5 月版，第 123 页。